

經五

義

自談經者有文字之學有聲音之學有言音言音之學有而復有攷據之學外此而復有理義之學有文有理義之幾爲天下裂。管鄭君康成精于文字聲音于于于文字聲詩箋禮注不乏精粹之言。于倫理事物之倫于倫理事物其義類曲尋乎先王制禮之本原。朱子晦庵大暢理義之學而論語孟子集注備詳訓詁儀禮經傳通解實爲攷據亦何嘗舍此而隴侗言理學者必存入主出奴之見判爲兩戒是自畫也。是自小也可乎哉。以恭幼與元同侍伯父儆居孑聽經尋聞文字聲音訓詁攷據理義之學。庚子兵亂伯父避居鎮邑以恭之執經問質遂不

及元同之詳元同自幼好澹湛之息口訥亏辭心銳亏學閉戶讀書如賈景伯無人事亏外足不踏省闈已十有又季所著經訓比義自漢至宋及近儒之說理義者必詳攷有據而後已以恭讀其書喜其原原本本不同凡說館課時嘗舉以撤門弟子之矇今元同又著禮書通故亏古禮之至纖至悉剖之極詳一若攷據之中有理義存焉以恭就而問其故元同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其謂大德既厚小德自通與抑謂小德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後大德之化愈出不窮與禮者理也攷禮卽窮理也優優大哉贊道之無小非大也以恭聞是言

愈知攷據理義之不可分。抑竊有感焉。孟子言經正則  
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方今盜賊橫行。邪說充塞。昇  
非經中之義。禮有未明乎。不示之以經義。民身知聖道  
不曉之。以經禮。民身知天秩。元同佗比義。復佗通故。談  
義禮。亏舉世不談之。日實藥石之言也。韓子曰。尋墜緒  
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亏既倒  
元同其勉。爲之而攷據。以理義爲歸。理義亦以攷據而  
精讀其書者。自知焉。同治壬申春。兄質庭甫以恭讓。

右書棊旣成或問比義之名奚所取曰比之言次也合也義之言儀也度也聖人之道械箸經傳碎如剝宿七曜之丞諸天象者代明鎔行非合周天觀之無由攷其躔度也又如蒼龍七宿分別東方必合而觀之知角亢心尾全象龍體氐房處乎四星之間非龍也而有龍身之象焉箕斗則非矣後人之說理義其離經畔道者不足論或有依埶經義其言似有所据而玩諸本書參以別經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此猶執箕斗以爲龍宿在是焉而不知其爲蛇足矣否則執氐房以爲龍身在是焉而不知其寄處龍宿實非龍星也否則執角亢或執

心尾以爲龍星在是焉其說當矣然亦祇舉偏見而未  
覩全體也凡事之設襍吾毒必比而次之義而度之而  
後異同以別是非乃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比之之說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此義之之說也學記曰比物  
醜類謂其又聲必比鼓而和也謂其又色必比水而章  
也謂其又官必比學而治也緇次曰臣義行不重辭謂  
其儀度可行而行之不尙高談而無實用也楚語云其  
智能上下比義謂其巫祝善辭說能比上下以薦信于  
鬼神也又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謂其聚訓

典而讀之。自知義類所在。其有儀諸上下而離畔窮屈者。必其辭之邪遁。無可取信也。此古人知言之學。尋比義之汰者也。卽我竊取之微意也。誓語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謂其臣擇君儀。丁甯揆度。不嫌精詳。此古人先庚後庚之義。亦卽比義之意也。尤我之所望。丐後之讀是書者。光緒丙申大夏日自跋。

武進高豪康刻字

武進高豪康刻字



弁言

管阮文達病儒先之高談多經外之支辭佗性命古訓以挽其流弊以周幼嗜斯書長而有佗廣爲二十四目勒成三卷竊取亶語以名我書深憇偏執一說以自幪不若綜比羣經以自義而聖道闕淡殊難蠡測眇眇小子何敢侈談用是秘藏家壘垂四十季南菁講舍諸生間有是書屢進索觀不與遂以我爲隱乃出而示之曰是書之佗條析字義而讀陳北溪書者將謂我違異師說讀東原疏證者將謂我調停宋儒大道多歧輒能是正編輯舊聞自來印證而已諸生有進而言曰仲尼歿

同門校蔡姓名

通州顧鴻闔澤軒孫倣敬臣王兆芳漱六逢李繼  
明達孚尹旁白化霖振民徐安仁樵孫邢啟雲曼  
卿徐洪度又生泰興丁蓬山寶生張之彥籽巖于  
文萼實秋靜海崔朝慶聘臣金壇林之祺晉安丹  
徒陳慶年善餘張濟川仲劬丹陽林亮工仲欽溧  
陽陳公溥劍泉江陰王家枚吉臣吳聘珍逢璋繆  
楷嘯仙楊世芬繩武金匱萼彥鈺湘卿上海趙世  
修韻臣江都王汝誠伯銘定海王亨彥雅三

易之所以賢窮理者賢其條分縷析區域既清脈絡自貫是以學者說仁說義備侗言理朱子亏晚年淡戒之也而宋儒之高談心性者輒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認此至靈至神之心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皆此一物而異名甚者謂朱子不喜備侗言理故既聞道後仍入鈍相其言可不明辨之乎而朱子中和說晚年與程叔子異與伯子同形上形下之分與程叔子同復與伯子異凡若此類又有待亏後學之參攷所以薛氏敬軒讀書錄言理不外事始免虛無之誚羅氏整庵困知記言未發之中有戒慎恐愆之慮說皆擇之精語之詳而陳

氏北溪他字義親受朱子之傳尤不可疑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抑復有疑者陳氏墨守師說不敢有出入如論性論才因師之有異於孟子遂駁斥孟子以申一家之說近戴氏東原字義疏證乃據孟子以與宋儒詰難卽宋儒說之足申孟子者亦鄙弃之如放鄭聲惟恐其不遠勞從儻居黃子聽經有季嘗欲為兩家辨明是非他一書以持其平未能也元同夙承家學聞道已早如沈休文年二十而志著述而所撰經訓比義其書詳引諸經各注異弓陳戴之自大一幟以此說經經由是明以此應世庶不軋肌見為理義敗壞天下事矣元同意

在韜晦不設自是則其學有進無止芬安能量其所之  
哉同治元年壬戌冬鎮海劉芬

敘目曰經者聖賢所以傳道也。經之有訓詁所以明經而造乎道也。儒者手披口吟朝夕無倦輒不有志於聞道。願或者辨聲音定章句專求乎訓詁之通而性命之精仁義之大一若有所諱而不言言之者或又離訓詁以談經而經晦離經以談道而道晦甚且隱陋乎孔聖而顯斥乎曾孟諸子。此豈求道者之所宜爲哉。夫聖賢之經儒說之權衡也。儒說之是非以經質之。經義難明以經之訓詁核之。經訓不可偏據。以諸經之相類者融貫之。經以類纂如絲之綸同異旣別是非自明。所謂叛慙疑枝邪離遁窮之情形畢著矣。不揆禱昧采掇成書。

道必宗經訓亦式古而區區之意尤在使知族類行比  
義焉庶或心知古意不惑歧途也因取國語士亶之言  
以命其書分爲上中下卷凡二十四目

卷上命

性十一才十二情十三欲十四心十五意十六

卷中道

理十七仁十八禮十九智二十義二十一信二十二

卷下忠

恕二十三靜二十四敬二十五剛二十六中二十七權二十八誠二十九聖三十鬼三十一

神

三十二

命令也天命之非人爲也

董子命者天之令也朱子中庸章句命猶令也

性之

言生也心有善端天所生也

孟子生之謂性白虎通性者生也鄭君樂記注性之

言生也

才材也人生而靜材榦畢具

才材古通說文才草木之初也人生而靜

材幹畢具猶草木之初枝葉畢具也故善端之所以能擴充者才也才本

於性性善才亦善也情之言靜靜函於心性之質也虎白

通情者靜也廣雅情靜也荀子情者性之質也欲慾也情之發也欲慾古性與今字

才受天地之中至善者也情有欲不能無過不及之偏

而亦可以為善也心人心也心統性情其官主息也說文

心人心也象形孟子心之官則息息則意誠心正而性情見也意誠心正而性情見也道道也人所當

識也說文意識也識也道道也人所當

行之路也中庸而道自道也說文道所理條理也有條

不紊道之分明者也荀子楊注理有條理也仁者人也

可與人相參和而有親恣之心也中庸仁者人也左傳



也从人从二古文作忝按於文仁从人二二者即鄭君禮注相人偶之意謂諧合偶俱彼此親密也段懋堂說

古文仁从干心即參和為仁之意禮者體也體之於心而出之身可已

也禮器禮也者猶體也誼者宜也裁正之俾尋事物之宜也誼通用義

中庸義者宜也樂記義以正之人言為信言成為誠信之言誠也說文信誠

也从言从人會意古文作訖从言从心智知也見微見箸明於事者也智通

用知白虎通智者知也獨見壽聞不惑不惑仁屬春之生禮

屬夏之盛義屬秋之肅信屬冬之藏智屬中央兼運是

是謂心之德故曰又德是謂性之善故亦曰又性白虎通又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中心為忠盡其中之心無少隱也如心

為恕如己之心推以及人也鄭君周禮注忠言以中心賈疏中心曰忠如心曰恕

大戴禮忠者中此者也蒼頡篇恕如也靜之言柔靜之言整柔察之整飭

之俾昇所安不以夢劇亂之也說文靜柔也釋名靜整也荀子不以夢劇亂智

謂之敬警也恆自肅警也鄭君詩箋敬之言警也釋名敬警也恆自肅警也剛

之言壯慊於心而氣不餒也說文剛彊斷也彊猶壯中之言均執

兩端而均之無過不及也鄭君周禮注中猶均也貫之以忠恕存

之以靜敬充之以剛執之以中而成性存存也變謂之

權反常經以善道誠明兼至者也韓詩外傳引孟子變謂之權公羊傳權者

何反虧經然誠成也實成之也中庸誠者自成也趙誠後有善者也誠成也實成之也氏孟子注誠實也誠

者不勉而中不慮而昇是謂之聖聖亦誠也誠與聖性

之也鬼之言歸陰之盛也神之言申陽之盛也釋訓鬼之言歸

也論衡鬼者歸也神者申也

生則為誠聖死則為鬼神皆參贊乎天

地而正性命保太和者也字義音訓如此其樞槩亦略

見矣甲寅春黃以周自識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出乃正午也

經訓比義卷上

之命命學求無謂命學也求定海黃以周述

其命

命學以義學之不學曰命

求之有數

禮本命分亏道謂之命

則以 案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氣化之流

可尋 行命者氣化之分界命分亏道故性善命爲道

天人之分見故性命宜各正

孟子莫之爲而爲者天也算之致而至者命也

陳安卿曰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

自天來賦亏人然後爲命

口合天論善天權人言命

自天案命猶令也故字从口令天命者天對人言命  
以天之使令言凡事有算之爲而爲算之致而  
至者天令之也是謂天命後之言命者必以人  
爲之而不能爲致之而不能至始諉亏命誤矣  
揚子法言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  
爲命

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孟子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尋之不尋曰有命 求之有道尋  
之有命是求無益亏尋也求在外者也

陳安卿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之詞此

卽是聖人樂天知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  
疑忌顧慮之意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事  
同而情異

徹居子曰夫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貨殖屝爲不受命  
則以智力轉移之者非順受之正而必準以禮義之  
可尋不可尋者謂之命禮義之性窮通之數皆命於  
天天之命以通者循其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  
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窮者循其禮義而止或尼  
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言數而準諸禮義非索之  
茫茫也

案氣數之命禮義之命皆令亏天而知命者必  
守我禮義以受氣數離而二之卽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禮義由諸己可以學致氣數主亏天難  
以力求盡我禮義而氣數或從我而轉移君子  
樂之卽不能轉移亦無憂也

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做居子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者惟聖人自非樂天知  
命者未能及此矣而顏子獨見許焉其學足以達天  
也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

不知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同庸人以  
智術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尋不可尋  
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而以禮義之順  
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樂天知命而爲聖之  
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說是  
淺言命也

案此亦言富賢在天人宜守禮義以受命也舜  
嘗賣賢頓邱買賤傅虛膠鬲亦爲魚鹽經之所  
規不在貨殖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爲一  
句此章語語反對曰其庶謂知命也曰屢空非



貨殖也曰億則屢中令顏子爲貨殖未必及子  
貢之億中非智力有不逮也蓋顏子之屢空命  
也子貢之億中雖由智力之精亦命致之也乃  
子貢竊幸智力之可挽而致志貨殖先有不  
受命之心夫命豈易奪哉以顏子之智力難言其  
億之必中則子貢之屢中莫非命也謂智力有  
可恃哉夫原恕之樂貧未嘗不安命而夫子獨  
舉顏子者非特爲顏子之學大亦惟顏子之智  
力可淡折其不受命之心也後人說成子貢能  
以智力奪命豈夫子教人意哉

論語仁者壽 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伯牛

有疾子曰凶之命矣夫 死生有命

文子曰聖人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

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

淮南子同

揚子雲曰命不可避也

顏氏之子林氏之孫以其無避也若大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

凶

儆居子曰人孰不求壽而有視聽言動之累機械變詭之謀神既耗械而凶悔吝亦因之惟如仁者之靜而後能壽也或曰仁者必壽則顏林何日壽有天有

人在天者脩短定亏生初非必盡可轉移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季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

案此言死生在天而其命仍決之亏其德也終其天季謂之壽壽對天言顏林無致死之道而季不永者所謂算之致而至是也故夫子憫之曰短命曰命矣夫明其死由亏命非天其天季此夫子以其德行決之也不然安知其不以非命死非命死天也非不幸矣不幸者生逢不辰氣數之變君子道其常故曰仁者壽中庸亦言大德者必享其壽

書盤庚罔知天之斷命。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臯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召誥：「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春秋成公五年，左傳：「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案此言禍淫之命也。斷命者，自斷之也。訖命者，自訖之也。墜命者，自墜之也。如此而猶責索福命于天乎？祖伊以爲不能焉，是則淫而無罰亦其幸耳，不多尋也。

吉凶命

書盤庚：「子迺續乃命于天。」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

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厥季知今我初服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甫  
荆惟克天德自佗元命 詩大雅永言配命自來多福

訪諱定命

程叔子曰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  
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案此言福仁之命也君相有造命之權聖賢有  
立命之學故曰自佗元命凡言續命定命配命  
祈永命貽哲命皆佗元命者無墜命其次也人  
能敬德修身命不永者可祈永其次命之永者

亦不至改不永至永改不永其自絕亏天也久矣

詩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靡常駿命不易 春

秋成公十三季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禮義動化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

此傳文依漢律麻志上五行志中之上校正今本禮義動化威儀之則化動化

禮義能者養以之福化之以字並誤倒

莊元季滎梁傳人之亏天也以道

受命不若亏道者天絕之

案此言福仁禍淫之命也養以之福能續命也

敗以取禍是斷命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董

子曰人之所爲與天地相流通王仲淹曰召之  
在壽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近李厚庵  
曰命賦亏生初以彛秉言命申亏生後以明威  
言降亏初無不善應亏後無不公卽有氣稟之  
不同氣數之未定而聖賢亏此盡其理成其能  
天地亦亏斯通其變神其化矣阮雲臺曰定命  
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亏禮義威  
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亏禮義威儀以  
取棄命之禍亂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藐視  
爲在外取粗淺之事然古人取重之

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  
算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忒乎巖牆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算之致  
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  
此也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  
所值之吉凶皆算之致而至者矣 陳安卿曰桎梏  
死巖牆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

天

案此見盡仁義之道以俟命之自至正命也阮



雲臺謂卷阿天保保定福祿為正命卽比干諫而灰伯夷叔齊餓而灰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啟手足亦正命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牆之類也自致其禍固非正命而泉與壓類灰而不弔亦不尋諉亏命孔子謂桓魋不能害己而微服以過宋者孔子之避泉猶避壓也顏子之不灰亏匡亦此之故不然輕灰犯難與大巖牆者何異

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陸桴亭曰善惡皆有報或疑好善之報每爽亏惡報無它祇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實

案人有行善而慶不至者善未積而大也大則

有慶矣有行惡而殃不至者惡未積而滿也滿

則有殃矣此報效之必然千古之炯鑒也祇視

其所積何如耳世人爲善之心未必誠而善復

未能積之多乃輒言天之報效不足憑此無忌

憚之辭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

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祖述曰貞

而而凶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

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禮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  
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  
其常小人道其怪 徐偉長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  
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獲福者猶多為惡而不尋禍  
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

儆居子曰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  
不可為常常者多且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  
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乎

案積惡必有禍非不幸也其免禍乃幸也孔子  
對命曰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積善必有福非幸也其  
對之有禍乃不幸也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然  
幸者不可多尋不幸者特其少且暫終歸于福  
仁禍淫而已矣君子道其常故居易以俟命

論語君子與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與也  
無以爲君子也

韓氏嬰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故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

則天又焉辱為君子乎董子曰明乎天性知自賢  
 亏物知自賢亏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  
 理謂之君子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  
 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朱子  
 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與則其戒慎恐  
 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  
 徹居子曰人不安窮通之數者必枉其仁義之性知  
 性之賦亏天者以違道之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  
 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

案此章命字韓氏朱子以理言程子以數言董

子兼備兩義謂君子亏仁義禮節知之明隨其  
所遇自安而樂理與數渾然無間乃合命字古  
言天訓命也天命之原而盡性之至也

易說卦傳竊理盡性以至亏命

易說卦傳竊理盡性以至亏命

做居子曰天有揚善遏惡之道去命者不敢懈天有  
窮通昇失之數安命者不敢違天有仁義禮智之性  
承命者不敢棄此明乎天命之原而盡性至命者也  
案說文至下來也下來者順從之義易之至哉  
坤元至臨貞吉取義並同以至亏命以順乎命  
也能窮理斯能盡性能盡性斯能順乎天命命

兼理數言理本一定數有可以轉移者君子能  
保受仁義禮智之性而窮通畧失自隨所遇而  
安是順命也至其眞積力久而天且弗違則命  
自我大書所謂惟克天德自佗元命是也徹居  
子之所言義本一貫讀者勿截然分之

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徹居子曰彖易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  
皆天之命也天命變化無常例故難測測人之所不  
能測者惟聖人其在五十學易之候乎觀子路問成  
問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

而戒以多言則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

案吉凶消長之機莫詳于易孔子知天命正在又十學易之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不待卜筮可以壽知此孔子季又十時之所知與君子之知命自異也後儒以此知天命爲知天理然則三十大四不惑尙未知天理乎後儒所言之天理幽眇者入于其醜且正者聖門中如不違仁之顏子蓋早知之豈孔聖必待季又十而知



之哉

蓋早賦之章其理亦非率及乎而賦  
賦固相管入字其詞且玉清聖門中賦不難  
乎大四十不瀛南朱賦天聖平終計與言之天  
命自得此終計與此賦天命終賦天聖終賦三  
以與賦此五平率及乎初之與賦與信于之賦  
賦之辭與賦以賦來賦以賦去書不辭才並何  
賦后及十學長之初賦與初之與賦與去之與賦與  
言天案吉凶既身之變真精行是此平賦天命而  
賦賦而難言也

而賦與終言與天命難賦不書其初不賦與終其言

理言天性

易繫辭傳一會一易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禮本命分亏道謂之命形亏一謂之性

張子曰一會一易是道也朱子曰流行造化處是

善凝成亏我者是性繼是接續縣縣不息之意成是

凝成有主之意

做居子曰會易相合易不絕會而交乎會則會和會  
不勝易而役乎易則易和和則善是繼之者善也繼  
也者會易不偏則不息也成之者性謂備此善者人  
之性也先儒謂會易非道以善為易以性為會皆未

致信爲必然

案一會一易之氣化流行不息是繼其道也善  
不烈也其太和之氣化凝而生人各尋會易順健之  
道正是成其道也性也命者限制之名命爲人則  
善與有人之性命爲物則有物之性故曰形亏一言  
善與人物之命不同也朱子語見語錄與易注昇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微居子曰性从心从生人稟會易之秀氣以生心之  
靜而正者是謂性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庸  
既言天命之謂性又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成公十三季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經傳言性命三者取顯合言之靜而正卽未發之中也卽所受天地之中也卽天命之性也相近者謂善之相近也堯舜至污途人性不能一而途人可爲堯舜以性之近污堯舜也天下污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習已惡而心猶知善矣而人當未有貪污忿爭之先此心之靜而正不可自驗天性之善乎

案夫子言繼善成性者恐人不知性之善本污天而溯其原也此言性近習遠者恐人不知習

三  
三百六  
之不善由亏人而究其後也子思孟子言性於  
本此性相近謂善之相近習相遠謂性以習移  
而日遠晏子曰汨常移質習俗移性李厚庵曰  
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未可  
言孔孟之旨殊也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  
絕何近之有

禮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朱子曰天以會易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猶命令也亏是人物之生因各尋其所賦之理

以爲健順又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亏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亏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亏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案性溯天命本夫子繼善成性之旨以溯其原也率性是道離非道本夫子性近習遠之旨以究其後也子思子謹遵祖訓無少出入如此朱子注性道兼人物說其徒劉季文校正之其說

詳後夫人能知性出亏天自不敢混善惡以言性知道由亏性自不敢外理義以言性知聖人之教亦原亏性自不敢輕禮樂刑政爲末迹且不必謂禮樂刑政所以矯制其性也

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亏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案言必稱堯舜者謂聖人與我同類也凡同類者舉相似可見人性皆近亏善矣孟子性善之說卽亏相似中見之與孔子相近之旨無殊未嘗謂堯舜與途人其性一也後儒據此謂聖凡

之性本一而以相近屬氣質之異因謂孔子之言同告子矣其實非也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臯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



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韓子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  
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  
矣其所以爲性者又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 朱

子曰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  
不是籠侗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  
事感則仁應而惻隱之心亏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  
事感則禮應而恭敬之心亏是乎形使其本無是理  
亏內則何以有是端亏外由其有是端亏外所以知

有是理亏內而不可誣也孟子言情可爲善乃所謂善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

其隱眼案人言性有善不善乃若其情有惻隱羞惡恭

而觀之敬是非之四端者皆可以爲善矣以其有仁義

出餘水禮智之性也乃所謂善也若夫所爲有不善非

出孟子才之臯特爲習所致耳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

順西流所以陷溺其性者然也公都子所引三說皆混

孟子言習亏性故孟子以所爲不善非才之臯闢之審

是則情可以善由亏性所爲有不善由亏習卽

孔子性近習遠之旨也後儒謂孔孟異旨而以

相近之說同。告子非也。孔子言相近者專以

性之善言而告子不同。然亦有不善由云。皆

孟子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朱子曰：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

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

孟子曰案水性之下猶人性之善也水有搏激之勢猶

人有不善之習也水之可使過陂可使在山是

勢使之非性也猶人之可使爲不善是習使之

非性也此孟子明辨性與習之異使人不尋以

不善歸性與孔子性近習遠之旨無以異也後

宋子儒以理與氣對言不以性與習對言而此章之

義不明

孟子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

猶以杞柳爲柷楛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

三百廿一  
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  
以爲栝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也

案孟子言性以利爲本利者順導之也性有仁  
義順導之而已無所矯揉亏其間有何戕賊之

疑邪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  
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

程叔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  
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犬有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  
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身知告子之不  
知義孟子爲知言

傲居子曰告子以仁義爲外以不動心爲主其曰生  
之謂性以長生爲性正虛擴充仁義之足以動其心  
而傷其生也孟子以爲人物皆知恻生而人之性豈  
等亏犬牛是以不尋亏言則求之不尋亏心則求之

仁義所在不致嗇用其精神而大者復舍生以取義以成仁以仁義爲內就其性之所安而形體之能保不能保不違顧焉此擴充之道也此盡性之道也

案性字从心从生諧聲兼會意生之謂性本屬

古訓原無所誤其誤在告子之謬解古訓曰故

孟子不直斥其說而先問之曰生之謂性猶白

之謂白與及詰以犬牛異類卽異性而人之異

性亦不能強爲同矣告子專以養生家

之自然者爲性仁義所以制其自然不尋爲性

不知孩提知恻少長知敬惕孺子之入井卻羹

倉亏將死是仁義皆出亏性之自然斷不可外  
仁義以言性也

孟子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  
謂之內也鄉人長亏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佗故也子亦曰在佗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  
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濬子曰今日限煖暑夏日限

朱子曰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之曰趨味父限趨味

其難對案告子之意以為仁主恻恻自內出故仁內義

外曰趨主長從其長亏外故義外是告子以長為義不

公濬子知長之者為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即所謂長

次曰次之者義也季子言所長在彼非由內即彼長而

謂之內我長之之說公都子不能言我長非由彼長故

不能答孟子乃舉弟之為尸非有長亏我而我

必敬弟則彼長而我長之之說破矣季子又以

敬從外起為難即非有長亏我之說公都子乃

言湯水在外歛之由內猶長在外而長之由內  
則非有長亏我之說亦破矣告子長非由內之  
說孟子亏毋章破之已明彼長而我長之說不  
易破故以敬弟破其長長以在佐破其所長之  
在彼彼以長言又以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定  
其所敬在此長在彼之權衡此孟子太言之妙  
自非公都子所及先酌鄉人以鄉人歛酒言鄉  
歛尙齒鄉人長一歲先酌鄉人伯兄長一歲卽  
先酌伯兄彼將曰在佐謂祭祀佐子亦曰在佐  
謂鄉歛佐奠歛之敬爲斯須之敬古語也奠禮

云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斯須卽須臾合  
觀諸章告子外仁義以言性與孔聖言如冰炭  
之不相入後儒以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而別求  
理義之性遂謂孔子告子皆以氣言孟子則專  
以理言且謂論氣不論理不明論理不論氣不  
備以斯言性未免斥孔子矣非特斥孟子也吳  
草廬論此極詳直斥孟子隱陋孔子讀者宜辨  
又案錢竹汀曰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  
孟季子習聞其說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  
以伯兄之親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

矣敬卽在內長實在外卽曰斯須之敬而此敬  
終從彼長而起安尋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  
能荅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  
敬以分不以季而弟則幼亏我者弟非長而亦  
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  
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覆輒長

字孟子去言之妙錢氏已息過半矣

禮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  
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孔仲遠曰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

羅整庵曰程張朱子始別白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

案論性者血氣與心知不可歧而二之後儒分理氣以言性是二之也抑知氣有秩然不可紊者是謂理氣有天然之理是謂性孟子道性善亦祇就氣之正者言初未嘗歧而二之也阮氏曰此血氣心知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

性也

孟子口之亏味也有同嗜焉目之亏瞽也有同聽焉目之亏色也有同美焉至亏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尋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言之矣

案孟子時异說紛起徒知瞽色臭味之爲性而不知理義之說我心亦猶瞽色臭味之亏耳目鼻口也故曰至亏心獨無所同然乎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則血氣心知皆出亏性未可歧而二之矣然聖人先尋人心同然之理義非

聖人不能先尋之是聖人之心所謂上智也而物不能嗜理義惟人能同嗜之是人性之相近也亦猶易牙先尋我口之味而我口嗜之亦性相近也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喻辭也亦比而合之之辭也孟子之意雖重心知之理義而亦未嘗不以血氣言之矣

孟子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辨敬軒曰目目鼻口四肢百骸尋其正即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黃黎洲曰形色氣也天性理也有耳目自能聽有目自  
能明口與鼻莫不皆然理與氣一也心是形色之大  
者而耳目鼻口其支也聖人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  
者從之

做居子曰氣質之善者卽性之善也人之心爲質心  
之所運爲氣心之靜而正爲性之善

案合觀二章可見孟子未嘗別血氣亏心知之  
外也孟子舉氣質之正者以明性善而其粗駁  
者不專委亏性而忍之故曰忍性此卽君子不



謂性之說也

孟子口之亏味也目之亏色也耳之亏聲也鼻之亏臭也四肢之亏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亏父子也義之亏君臣也禮之亏賓主也智之亏賢者也聖人之亏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趙邠卿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肢懈倦則息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尋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來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來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

也仁者尋以恩恣施亏父子義者尋以理義施亏君  
臣好禮者尋以禮敬施亏賓主智者尋以明智知賢  
達善聖人尋以天道王亏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尋  
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尋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  
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君子之道  
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  
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做居子曰孔子知道不行而周流終老與舜之耕田  
呼天必求親之底豫殆無以異則遭人倫之變者卽  
命終不可轉移而惓惓不已之心必質諸己以盡其

道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案馨色臭味安佚之欲性也然耳目鼻口之欲  
辱與不辱有命以阨之焉故君子亏此言命不  
言性而必受命以節其性也父子君臣賓主賢  
人之遇不遇天道之通不通命也然知仁聖義  
禮之懿德有性在焉故君子亏此言性不言命  
而必盡性以俟命也然則人當盡其知仁聖義  
禮之德而馨色臭味安佚之欲不可專委亏性  
而苟求之也孟子所謂忍性者忍此也召誥所  
謂節性者節此也阮雲臺曰舜必以底豫而修

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驛比干不諉父頑君  
虐亏命也禮敬施亏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  
所遇聖人尋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  
孔子不辱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  
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亏命正者正命變者亦  
正命也

書西伯戡黎不虞天性 召誥節性惟日其邁 禮王

制修六禮以節民性 論語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禮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徹居子曰仁智信直勇剛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曰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召誥言節性非特言嗜欲之節嗜欲以節為主善以擴充為主而亦有以節之也

案虞天性謂自度其天性也度性與節性同孟子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卽節性之訓也中庸率性之謂道自誠明謂之性謂人性本善

有不待教而明者君子所以尊德性也修道之  
謂教自明誠謂之教謂人性既善尤必以學擴  
充之節制之君子所以道問學也德性之誠必  
以問學而宏問學之明實由德性而融學者之  
功誠明並進卽孔子言仁智信直勇剛必待亏  
學之意也亦卽召誥節性之訓也荀子力勸人  
學而遂詆性爲惡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心常人  
學而後能明禮義是問學取諸外而德性無諸  
內矣後世明心見性之儒自謂天之所以與我  
者虛靈不昧萬理畢具而不待外來是德性求

諸內而問學遺諸外矣不知有自誠而明者尊其德性亦必核實亏問學有自明而誠者道其問學正以增益其德性德性有諸內問學資諸外資諸外愈以有諸內德性問學所以必兼及之也何則善端在性成善在學人不可不學以擴充其善而節其過不及也阮雲臺曰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

孟子今人亡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

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亏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做居子曰易曰窮理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何謂盡窮究物理以擴充其善端而已矣人心有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端之待充如物之待養故  
又曰存其心養其性養而充之保四海塞兩間可實  
徵諸功業不養胡充不充胡盡痛穀觶亏牛之就灰  
而搆怨興兵不忍而終將忍之卻羹食亏身之將灰  
而宮室妻妾可已而未能已之孟子之所深憫也

案孟子言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盡其  
分量故必擴而充之盡其心者擴充其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各性有仁義  
禮智之實也擴而充之若炎火之始然若源泉

之始達天倪之始發實有見端之處故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火然水達喻四  
端之可擴而充始然始達喻所擴之端有其本  
老釋家言性本空虛之物後方旋生四者則是  
無本之學也尙何端之可擴不擴亦何充哉故  
老釋家之蹈虛不若儒者之徵實

詩大雅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易繫辭傳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 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乎命

案詩曰彌性易曰成性曰盡性卽擴而充之之  
說也老莊家不言擴充其善端而云反性以復

初唐李習之沿之化復性說非也

反性而復初  
出莊子繕性

篇

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亏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亏內知誘亏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

案靜對感物而動言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  
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謂凡人生而有血氣心知  
之性亏靜中全之也性之欲謂欲出亏性也喜  
怒哀樂中其節是欲之無害亏性者也好惡無  
節亏內以人從欲是不能反躬也非中節之和

也是滅天理也非性之中也後儒視性與欲如  
而蔡文冰炭之不入必使絕欲而後全其虛靜之體不  
命不同知性出亏天欲相亏性未發之中能靜涵而無  
失此性乃爲天之性已發而好惡中乎節其欲  
亦爲性之欲知誘亏外性斯離乎天矣好惡無  
節亏內欲斯遠乎性矣外誘可絕內欲不可絕  
絕其欲則傷性傷性則失天亦惟節之而已矣  
朱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人物未生祇可謂之理  
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方說性時卽是人  
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是性之本體所

謂在人曰性。駁之者曰：如朱子說是，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在人生以後，已墮入形氣中，不尋斷之曰善，由是言之，惟上聖不失性之本體，其下皆失性之本體，直是人無有不惡不尋，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

易象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禮樂記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孟子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亏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劉季文曰：既言性有氣質，安可合人物而言自亂其

本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易曰各正性命樂記曰性命不同此雖兼人物而言然旣曰各正曰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 魏莊渠曰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物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亏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僭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一路開身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

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道理與天地同然  
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  
無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

空齋案人以有仁義禮智之端而异亏物卽人之智

兼其覺運動亦不同乎物也孟子祇言同類者舉相

之非似非謂異類者亦相似犬與牛之智覺運動已

率異類不相似況人與物之迥非同類者故孟子

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人與

物以類區分物與物亦以類區分故記曰形亏

一謂之性朱子亏告子注謂智覺運動人與物

同則孟子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詰告子何不直應之曰然而告子語塞者亦以智覺運動人物不能強同也然此猶以形氣言之至亏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子注亦以人物兼言是直合人物以言理之一矣宜其弟子劉氏惑滋甚也

孟子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曰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



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取爲天下  
賢董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賢明亏天性知自賢亏  
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知之秉彜出  
案天地之性人爲賢謂人性之善賢亏萬物也  
詩不曰天生人物有物有則而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物則惟民有之萬物不能有也物之有  
則者其性彜之能秉者其才德之能好者其情  
曰有物必有則見其性之善也曰民之秉彜也  
故好是懿德見情所好之善由亏才而才所秉  
之善則本諸有則之性是以謂性善也此章言

論語人之情可以爲善情之爲不善由乎不盡才非  
問也才之學是以情與才之善明性之善故章末引  
夫孔子說詩之言以結之證明己說之有自也而  
後儒乃謂孔孟異旨不致信也荀子語見解蔽  
與平烝性惡之說殊相矛盾豈晚季亦有見亏  
性善歟阮雲臺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卽天命  
曰一之謂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天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尋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尋而聞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

徹居子曰性者人稟陰陽之秀氣以生其心之靜而正者是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行是性之本也易傳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卽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者善具此和氣者人之性此言性必本于陰陽也夫子言性而推原于天道亦既言之矣言之卽欲人聞之矣而非夫子不能言非謹承夫子之訓反復繹息而自謂尋聞此道者必不免入于歧端木子憂人之誤所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

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詳見易傳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偏陰偏陽非道也一陰一陽保合太和是謂道人之性本亏陰陽之和氣故性無有不善人性與天道夫子比合言之俾天下後世無疑亏性之善曰與者比而合之之詞也曰言者循循誘人也曰不可尋聞者聽其言不繹忽而罔聞知也後之人斥夫子以大言自謂已獨聞之乎必不可尋而聞矣

聞矣。言者大言。聽者小言。以生其心之動。而  
測夫千里之信。自謂曰。聞之乎。必不可辱。而  
曰。一。言。則。善。其。言。不。驗。而。聞。則。收。其。約。之。人。  
言。出。而。合。之。之。聞。出。曰。言。善。則。聞。人。出。曰。不。  
言。出。合。言。之。則。天。不。與。其。無。獲。也。其。之。善。曰。與。  
言。則。聞。之。則。感。其。善。無。言。不。善。人。言。與。天。無。夫。  
其。善。也。一。則。一。則。合。大。所。是。謂。人。之。對。本。  
善。之。善。善。之。善。善。出。如。之。善。出。則。善。則。善。則。  
樂。夫。子。之。言。出。與。天。善。善。良。良。善。善。曰。一。則。一。

才

易繫辭傳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說卦傳管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大天之道曰陰與陽大地之道曰柔與剛大入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案陰陽者天之氣剛柔者地之質仁義者人之

性而所以大之者才也才與材古字通析言之有異材以體質言才以任用言故三才皆言大天地人並稱三才才無不善也不善何以言才

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許叔重云才艸木之初也从艸上貫一將生枝葉一  
地也

案才者人之良能如艸木之初其枝葉包涵亏  
中故孟子論才一以舜麥之生喻之一以木之  
萌蘖喻之也天命之性無不善天降之才亦無  
不善其有不善者由亏陷溺也習致之也非天  
之降才如此其異也

爾之言如此也說文爾詞之必然也

段注說

文云一爲地ノ爲枝葉莖出地而枝葉未見故  
曰將生艸木之初而枝葉畢寓焉生人之初而  
萬善畢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蘊也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學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曰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

句略

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則其旦晝之所爲

旦卽上旦旦而伐之旦一本作晝日之所爲

有梏亡之矣



桔之反復則其板氣不足以存板氣不足以存則其連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楊遵道曰觀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盲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以爲未嘗有才山之性未嘗無才祇爲斧斤牛羊害之盲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所以無才者祇爲旦晝之所爲桔叵之盲又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臯則是以情觀之才未嘗不善才者爲善之資譬作器械有才方可爲也觀孟子意性情才三者皆無

不善善之本是性欲爲善是情能爲善是才 朱子  
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  
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  
臯也

案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倍蓰蕪算由亏  
不能盡才又言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枯之  
反復近于禽獸未嘗有才說才必舉仁義禮智  
言者卽孔子以仁義說人才之意也其舉情以  
言者性與情相表裏趙注性者人之陽氣至善者  
也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說文才則相性之陽

氣以達情之陰氣者也所謂若其情者才順之也若順也注趙情陰氣有欲乃順其情且可以爲善斯才善也才善者乃所謂性善也譬諸草木其仁有生生之意者性也莖含枝葉挺地而出者才也枝葉旣舒而好雨露之養者情也人當楛亾之後平旦之氣不足以存猶斧斤伐牛羊牧其無萌蘖之生無與草木之才則人至楛亾而後才而失其才者究非才之舉如降才之初卽舉才則性善亦何由而見也性者天所命才者天所降性者才所由出才者性所由呈故性

善而才亦無不善也雖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  
千有愚明強柔之別此亦極言才之有利鈍非  
有善惡也程子不從孟子之言謂性善而才有  
不善門人楊遵道已疑之可謂能求是者矣

又案仁義禮智之靜涵亏心者為性性之作用  
為才才發亏性而始終乎情者也孟子言倍蓰無  
算不能盡其材人見其禽獸而以為未嘗有才  
皆據才之終乎情者言也云若夫為不善非才  
之臯此據才之始乎情者言之情為陰氣有欲  
而可以為善者以才之梏性陽氣至善者也人

有情已陷溺而不取輒為為之而戰臬者才沮之也久則才為情役而失其性矣孟子引孔子釋詩之言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有物必有則性也民之秉彜才也好是懿

德情也惟民之秉彜也故好德此才始乎情之

說也說文以才為幹木之初將生枝葉其意亦然後人以才為才出亏情亏是有才不盡善

之說不惟悖孟子亦違孔子之訓矣孔子循詩本文增一必字二也故字極有精意後人千萬語不如聖人一二虛

字此聖言之不可及也

孟子有成德者有達才者才今作財釋文本作才今從之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趙岐云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才謂人之有俊才者  
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 陸  
德明云有達才者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

案中謂中和之氣趙注是中也養不中者以我  
人之情 中和之氣默化之陽煦陰嫗以養其性又教之  
成德是也成德者陶淑其德性也才也養不才  
者以我之才性擴充之屯見蒙筮各遂其生又  
教之達才是也達才者充發其才幹也不中不  
才者氣質有所偏非惡也故不中者尋養而中  
不才者尋養而才養才在父兄而才之盡不盡

終由己故孟子重養才尤望人之盡才

木之質實則其根非惡也故木中者其善而中

養之養木身也養木善也其有得也中不

善以得也木非善木善不獨其有得也中不

善也其所以為善則其所以為善也木

中所以為善也之謂也則其所以為善也

樂中則中而之謂也則其所以為善也

樂即云有善木者以有善木故謂其善也

言此者言其所以為善也則不謂其所以為善也

樂則云中有樂中而之謂也則其所以為善也

情

易象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繫辭傳聖人之情見乎辭

荀仲豫曰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  
徐仲車曰情有正不正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  
豈尋謂情之不正乎故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

案白虎通情者靜也靜者心氣中而有自然



智覺也氣之秩然者理情之當然者性理不可  
無情見見之亏氣性不可見見之亏情自佛氏有滅  
豈情復性之說而或者遂謂聖人無情天地無情  
曰非也天地聖人不能無情讀易傳自知之或又  
皆謂性屬靜情屬動與說文性陽氣情陰氣相反  
人此各據大判言之亦未可泥

易文言傳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 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案利者乾元之情貞者乾元之性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貞之性也彖傳曰各正性命性命正則

純粹之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利之情也象  
傳曰乾道變化發揮卽變化之義以己之情旁  
通乎人傳所謂利以和義樂記所謂反躬也據  
虞仲翔義乾坤旁通成旣濟定則利貞者情性  
也謂六爻發揮坤之情尋其利而乾之性亦尋  
其正也白虎通義說文竝以性爲陽氣情爲陰  
善非木氣是其證王輔嗣本情性化性情唐李習之復  
性書用王注性其情之意以申之非也經傳中  
多言情性禮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大戴又義  
曰能測萬物之情性又曰情性也者所以理然

不然取舍者也白虎通有情性篇易言情性不云性情猶言陰陽不云陽陰也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臯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班孟堅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五性者仁義禮智信六情者喜

怒哀樂愛惡六情所以扶成天性。趙岐云若順也。性與情相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朱子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陳安卿曰孟子以情爲善。專指其本。亏性之發者言之。禪家卻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不可滅。情旣滅。性亏我。要何用。

案孟子言性善舉情與才以明之情者人之良  
知才者人之良能也情可以爲善是情非惡也  
情非惡卽可見性之善也性之欲爲情而情之  
善卽性善已有好生惡死之情故見孺子之入  
井怵惕焉惻隱焉如無此情何以有仁之端也  
已有好榮惡辱之情故噉蹴以與身死弗受如  
無此情何以有義之端也推之禮智無不盡然  
情可爲善不可專言惡也明矣朱子荅胡伯逢  
書云性與情血脈貫通未嘗不同此孟子道性  
善之本意荅方賓王書云仁義禮智性也惻隱

善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仁說云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貫朱

子之說取為精明

禮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舍禮何以治之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亏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班孟堅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

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  
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  
十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  
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恩遠之情爲制器祭之禮  
有尊尊親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禮志許慎云性人  
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

案說文情有欲據左傳六志言六志白虎通義  
亦謂之六情喜怒哀惡而外欲與樂同愛與好  
同則禮之七情祇增一懼而已此七情之不可  
不治猶性之不可不節也治情之道必節己之

所有餘而勉其所不足以審乎中正之則而已  
曰禮曰審則宜類其道一也

書洪範二又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又曰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恩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禮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案見言視聽之敬用而尋肅又哲謀之休徵可  
知性命之存不外官骸之束也喜怒哀樂之存  
發而裕中和位育之大原可知節性之密卽爲



浩氣之充也理氣之不可分者以此詩曰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凡氣之具  
亏身者皆物也而各有則焉其理也有物卽有  
皆天不則有氣卽有理也故逞氣而滅理者非也求理  
之中虧亏氣外者亦非也

則外皆則外藉資外鹽 斷中爾喜怒哀樂之朱錢龍

斷曰蒸言曰外斷曰則斷曰爾怒曰喜蒸外斷外外又

書其斷之又奪一曰德二曰言三曰斷四曰斷又曰斷

曰斷曰斷曰斷其斷一也

預言給而說其則不里以審乎中而之則而曰

同欲既異之謂也。其同則爲不容辭。其異

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  
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  
欲亦未嘗不善至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始爲惡  
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所言喜怒哀  
哀樂同謂之七情七情之中欲較重惟天生民有欲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尋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  
 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乎有  
 節無節耳蓋人之有欲固出亏天有必然而不容已  
 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亏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  
 出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  
 易反斯為惡爾先儒多以公人欲過人欲為言蓋所以  
 又防其流者不尋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  
 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公乎言心不  
動 樂隨案人性本靜欲感物而動欲者性之欲也之者  
 同中別異之詞也知其同則欲不容絕知其別

則欲又不可不節經傳中言節欲寡欲者有矣  
不可不節也自釋氏以六欲爲六  
大慾其賊儒者信其說遂以去人欲與存天理對言非  
也阮氏曰欲生亏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  
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  
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  
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絛矣欲在有節不可  
縱不可窮此經明云性之欲也欲非離性而自  
成爲欲也竊釋氏之言者以性中無情無欲而  
必拒之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近儒知

其說之非而矯之者則竟認欲爲性不知欲不盡惡亦未盡善故經傳中有節欲寡欲之說而性則專以善者言其欲之不盡善者君子不謂之性故樂記不以感物而動爲性而特別之曰性之欲也此開鑿若豪釐謬以千里嬰在善學者默會之

論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禮禮運歛會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孟子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專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專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廣土眾民

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朱子曰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亏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亏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尋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亏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恣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魏鶴山曰聖賢言寡欲未嘗

言無欲所謂欲仁欲大欲達欲善使人卽欲以求諸道至亏富賢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不欲以求諸非道

案此皆不諱言欲者見同嗜之欲不能無也若大學之言六欲六先尤爲正大而不可無者

論語根也慾焉尋剛 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克  
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 公綽之不欲 禮曲禮欲不可從 樂記君  
子樂尋其道小人樂尋其欲

薛敬軒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聖賢所謂無欲

者非如釋氏盡去相塵以其不流亏人欲之私卽爲  
無欲也

儆居子曰公綽之不欲孔子斥其不可爲大夫以此  
知儒者之學未可謂人欲淨盡卽是天理流行也

案此見專恣之欲不可有宐節之寡之也非謂  
盡絕其欲如釋氏之眞宰真空也後儒動謂去  
人欲卽存天理亦沿釋氏之說不欲成人之一  
端仁可以治天下不欲祇可爲家老然則人欲  
眞矣其卽去而天理果見其存歟薛氏謂無欲非道入

道自無欲始尋之



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案欲者心之欲也養心者亦以旣寡後之欲養之非一空其所欲以爲養也故曰寡欲不曰無欲寡欲者節其欲之有害於心也養心莫善於節欲猶養身莫善於節飲會飲會所以養其身不節反以害其身矣然養身終不能廢飲會也而謂養心可以絕欲乎自後人分理氣爲二人欲與天理不忒太亏是有絕欲之說使其心空洞無所著自謂曷炯然之本體顧涇陽因此反

孟子之言曰寡欲莫善于養心蓋據先大乎大之意而言然先大乎大謂大心也大心與存心養心自有辨大心者使欲不能奪存心者其心不逐欲而大養心者而欲反爲我用後人亏斯三者不分總而言之曰絕欲用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說與孟子養心之法旣異卽先大乎大之教亦乖何則耳之好聲目之好色與心之好義理皆欲也欲卽其官也官有大小以欲分之先大乎大者大其官之大者心也大乎心之官者大其欲之正也義理之說我心說者欲

也說我心所以養我心也則養心者亦以心之  
所欲養之也寡欲者亦祛其有害於心者而已  
矣如曰一空其所欲則官爲廢官心身乎大更  
何論其存與養凡爲學之道必先大心心大而  
欲退欲退斯可寡寡斯心存存而後可養其閒  
節次未可搃說一搃說顧氏之論起矣

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案言絕欲者禪學也言從欲者聖學也禪不可  
學聖不易學學者宜謹守節欲寡欲之說

心

易彖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

也

歐陽永叔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亏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本乎此故曰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 程叔子曰一陽復亏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案天地以生物爲心謂天地無心成化者非也冬之閉藏不固卽夏之生長不堅亥月純陰此

心閉藏未嘗非生物之心而不可見也至一陽  
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矣聖人體天地生物之心  
以爲心其亏物生殺並用當其用殺之時未嘗  
非好生之心亦人所不見也至亏生物而聖人  
之心見矣夫見不見者時也天地與聖人豈有  
二心哉禮曰人者天地之心謂能體天地生物  
之心以爲心者惟人也

易繫辭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亏密 論語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

楊中大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心不可無故

易止言洗心 胡明仲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聖  
人亟世大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  
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

做居子曰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伯先藏劉伯臧先心  
退臧亏密先善其身心亏幽獨也

案聖人亦有心也謂無心者謬也先心退藏亏  
密默而存之也從心所欲不踰矩神而明之也

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做居子曰三月以一時約言之心不違仁與孟子言  
氣配道義相似與至自別其餘日月至者或守之一

日或守之一月而不能久克己之功未純生生之意  
易有疏闢時也

論語回案此見顏子之心依亏仁也三月不違仁而指

之曰其心則心與仁相依而不昇渾而為一也

昭昭矣孔子言心不違仁孟子言以仁存心若

數氣謂心即是仁則不成辭矣程叔子曰心譬如槩

穀因種生之性便是仁陳器之曰心是血氣而所以

心必有運動惻怛處以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是也

人來且古人言求仁心必亏心之發見乎事物者求

是也之論語顏淵問仁教以克己復禮亏心來之也

而必求之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教以敬恕亏心  
求之也而必求之出門使民告樊遲問仁以居  
處執事與人求之告子貢問爲仁以事賢友仁  
其對問求之空求心者禪學也非聖賢之學也其心三  
孟于盡月不違仁豈離事物而空言心乎若夫後儒申

偽尚書人心道心之文以仁爲道心者或謂道  
心在人心之外聖人亦有二心或謂未襍亏人  
謂之道心襍以人爲謂之人心天理人欲不並  
孟于皆去非有二心不知偽尚書之文本亏荀子解蔽  
篇謂人心能危思而道始精微也荀子元文可



證

孟子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梏亏心

案仁義禮智本其心之所固有故曰梏亏心與

貌襲者異也孟子又言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梏亏心之謂由也意同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案盡其心者擴充其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

也能盡此心者知吾性之有仁義禮智且即知

仁義禮智之性之本亏天矣此學之初基也存

其所盡之心以養其所知之性操而存不枯而  
亾所以事天也視知天之學爲進矣歿壽不貳  
所謂造次顛沛必亏是也修身以俟之所謂創  
業亟統爲可繼也命自我立所謂自化元命也  
此聖人之極功視事天之學尤大矣舊解盡心  
知性亏文倒說與下不順且以盡心爲造理不  
空釋論功用存心爲履事亦無關本體揆之亏義殊

無一難分曉

孟子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家東發曰古人所謂存心者存此心亏當用之地也  
後世所謂存心者攝此心亏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  
無一息不運人尋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  
空寂無用之物哉

案欲太命宜先事天欲事天宜先知天欲知天  
宜先知性盡性而性統亏心則盡心存心爲嬰  
焉夫心何以存必先收其放者而寡其欲而持  
其志而養其氣其有橫溢而不及持者病在不  
能去其大而睿其息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來京哉人有雞犬放則知來之有放心而不知來學問之道無他來其放心而已矣

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 張楊園曰孟子說放心先說仁人心義人路是來放心者來其不失仁義之心也異學者祇空說來放心不知所以為仁義分別處正是天淵

案阮氏曰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為心義猶人之所以為路非謂心即仁也若曰此仁即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即真是路阮說是也放其心者失其仁心也來放心不離學問即學問即來放

心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  
讀聖賢書不能輾轉歸己所學為何事乎矯之  
者瞑目靜坐祇葆其虛靈空洞之真所求為何  
心乎學問所以求已放之仁心非泛驚其學而  
以爲可謂求心之切也亦非空求此心卽可當學問  
其不之實也

孟子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亏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  
板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亾之矣梏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

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亏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辱我與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

本心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平旦未與物

接其氣清明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亾之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

是以輒轉相害至亏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  
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  
對其案心有仁義禮智之美是謂良心此云放其良  
旦之心者承上仁義禮智相亏心是謂  
未平本心此云失其本心者承上禮義言之也其日  
本心 夜之所息言是日之夜氣有所息也平旦之氣  
奉祀 卽夜氣之發見時也人自旦晝累亏物欲梏  
仁義而夜氣猶存尙有幾希之良心若旦晝時  
舍此 常操此心則仁義自存舍之則梏亡仁義矣此  
孟子以人自梏亡後不見仁義欲令亏夜氣之

所息認仁義之所由生而亏旦晝所爲尤當操其仁義之良心也非教人空棊夜氣卽是操心也或問亏朱子曰佛者有觀心說卽聖賢所謂操存乎曰此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尋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智覺而謂之操存也是語極僚

孟子養心莫善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案人以欲多而心放寡焉斯心存其欲亦正矣存而後養養亦養以心之所欲而耳目四服反



效其靈初非別求一養心之物以養之也

孟子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尋聞與  
告子曰不尋亏言勿求亏心不尋亏心勿求亏氣不尋  
亏心勿求亏氣可不尋亏言勿求亏心不可夫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

朱子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  
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案不動心謂物不足以搖其心也孟子祇言不  
動心非言心不動後儒謂心之本體不動非也

言者天下之義理所在也而能以我心參之斯

智覺愈明

言卽下文知言之言  
善解以爲己言非

告子外義故言

有不尋勿求諸心心者一身之理義所具也而

必令我氣守之斯舉動不失告子外義故心有

不尋勿求諸氣是則告子之不動心無知言養

氣之學也夫心不尋義氣自無所用其力故祇

以不尋心勿求氣言之猶爲可也若合不尋言

勿求心而統言之言不尋義而心不能求則其

心必冥然無覺其氣自悍然不顧其不可也必

矣蓋告子以心聽氣并不能養氣夫豈知志爲

氣之帥而不可聽氣爲體之充亦不可不養也  
次卽次舍之次志之所至而氣卽次亏其所故  
養氣必先持志而持志亦必不暴其氣下四句  
申言志帥氣充之義見志氣交相養斯無偏壹  
之病朱子語類云志至則氣僂在這裏又云志  
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黃黎洲次  
舍之訓實本亏朱子延平荅問朱子問養氣章  
一條有云只喫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  
然奔湊翕聚而來又云心之所嚮全氣隨之延  
平是其說又因朱子有心與氣合之說則云夏

須體察令分曉路陌蓋一時奔湊翕聚亦志與  
氣本有之勢非必着之而始然朱子所謂心與  
氣合卽孟子志至氣次之說也延平教朱子體  
察分曉路陌卽孟子持志無暴氣之意也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

案公孫丑意旣曰志至焉此氣卽次焉此

焉詞之焉

此是氣固隨乎志矣何又兩顧之而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孟子以爲動志動氣者皆是偏壹之

病惟氣與志交養而無所偏壹斯能配義而集義義者所以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本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亏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亏天下之事無所憇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冥然無覺惇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爲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案氣配道義釋所以充塞天地也無是則餒卽

所謂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也

無是之是指道義善解以氣言知

無義之必餒則浩然之氣是合義所生非義外襲而取氣明矣告子尙何疑于此哉蓋告子外義以孟子之配義爲外襲無與于心不知義相亏心爲氣所由生故孟子明之也是非對文辨

難之詞

詳見義類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案必有事焉示養之之法也而勿正防養之之病也正長也見釋詁養者俟其自長上所謂生是也正者自我長之上所謂襲下所謂揜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古聖相傳涵養之法心勿忘卽釋必有事勿助長卽釋勿正孟子浩然之氣以直養之而不助以義配之而不忘忘則舍之助則害之或謂有事勿忘卽所謂敬卽所謂常惺惺胸中絕無一事乃所謂有事若知有一義以存諸心卽是外義是說也其爲告子之徒

歟告子之不動心常欲太亏空虛之地而無所  
事事故孟子特以必有事關之後之學者何復  
云絕無一事乎朱子謂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  
如并此義亦絕之不息何所謂集義乎豈待事  
至而後集之乎有事勿忘雖不外敬程子云若  
祇云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全無事是也謂涵  
養時澄心屏氣絕不息慮者皆禪學也

孟子耳目之官不息而蔽亏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惛惛則息之不息則不息也比天之所與我  
者比皆也今本譌作此先大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



此而子聞之也文子行事之善者或可稱再息其行  
事之失者稱之以一息而不息也夫子言再息斯可  
而文子所行之息失俱可見矣息皆息其欲動息其  
中於案息尋其道方可謂息孟子曰心之官則息息  
於道則尋之不息則不尋也息則尋道不尋道者不  
也息也不息而蔽亏物引之而忘三息則始衷與  
中  
通終皆舉之心無所蔽矣禪家尚靜寂然不息  
論語云固失之儒家謂再息斯可三息則物欲起亦未  
爲息也

書洪範息曰睿 睿化聖 睿化聖 睿化聖 睿化聖 睿化聖

周子曰不怠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亏通微通微生亏怠故怠者聖功之本

案不怠而得聖之生知安行者也下此則皆由怠而入聖後之學者宗尙靜寂兀然不怠自謂超凡入聖或以困勉學利之資希生知安行之詣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案論語有云帝心者天心也有云從心有心者聖心也有云心不違仁者大賢之心也有云心

之歸者凡民之心也有云無所用心者民斯為  
下困而不學之心也學禪者屏去慮慮瞑目而  
坐是心也何心也

歸經子曰唯會無目無而用心獲矣結不自斷亦清平

謂之及其不昧量也思則得道不思道者不

應且入空境以因緣絕殊之資希坐臥安於之

息而大聖對之學者宗尚精察其然不然自謂

矣不思而學聖之坐臥安於清幽乎動則言出

無不默坐行而動靜無主守惑姑息者聖世之本

思乎曰不思則本無懸辨不審順不道無不假身明

意

禮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案誠實成之也意心之所識也好善惡惡人心  
所其識而卒好己之所惡惡己之所好是樂所  
識者未能實成之也故欲正其心之好惡必先  
誠意而所識之好惡正未有盡也故致知誠意  
實其所已識之好惡也致知擴其所未知之好  
惡也舊說正心者正其全體誠意者誠其所發  
之一端是小先亏大矣正心靜則存養誠意動  
則省察是所發先亏所存矣甚且以致知為致

良知則正心誠意致知三者之分合尤未瞭矣  
禮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案謙鄭君讀爲慊慊也謂慊足也自欺者心識  
善惡而不實用其力自慊者實用力亏好惡之  
所明而此心快足也自欺自慊皆自知之故言  
獨也

禮祭義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案意者心之所識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先意承  
志謂先以子心之所識承親心之所之不必聆

親言而後承之也

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尋之

案字曰文卽書同文之文也句曰辭猶一言以  
蔽之言也不以北山算非雲漢靡有之文字害  
其王臣子遺之辭句害其辭句則失詩人之志  
矣說詩者必以心之所識逆詩人心之所之是  
為尋之也

經訓比義卷上